



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The Outstand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Library

自由与控制： 网络民主困境及其新路

◎ 邹卫中 / 著

Ziyou yu Kongzhi:

Wangluo Minzhu Kunjing jiqi Xinlu—

Zou Weizhong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The Outstand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Library

自由与控制： 网络民主困境及其新路

◎ 邹卫中 / 著

Ziyou yu Kongzhi:
Wangluo Minzhu Kunjing jiqi Xinlu
Zou Weizhong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控制:网络民主困境及其新路/邹卫中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60-0973-9

I. ①自… II. ①邹… III. ①互联网络—关系—民主—
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0804 号

自由与控制:网络民主困境及其新路

作 者 邹卫中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973-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文库编委会

主 任 青 觉

编 委 (按汉语拼音排序):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包智明 苍 铭 丁 宏
冯彦明 李曦辉 刘成有 青 觉 吴应辉 钟进文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自由与控制：网络民主的困境及其新路”(14YJCZH237)的资助

总 序

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培养人才。博士研究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不仅代表了学校的办学水平，也关系着学校的未来。

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和1981年实施学位制度以来，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形成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以涉及民族类学科为特色，涵盖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艺术学11个学科门类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其中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宗教学等学科具有雄厚的实力和特色优势，不仅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许多少数民族的第一个硕士、第一个博士都诞生于此。培养的研究生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有的已成为本学科的杰出专家，有的已成为地厅级、省部级甚至国家级的领导干部，有的已成为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他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以弘扬中华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为己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开拓创新，为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当前，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紧紧围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积极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培养环境，引导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做前沿性高水平研究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祖国观的教育，注重研究生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养成和培育。

为配合推动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激发导师和研究生多出成果，出高水平成果，同时也为新思想、新视野提供高起点和全方位的展示平台，为学校和学者搭建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学校决定筹集资金，从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挑选优秀论文予以支持出版，建立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应该说这一选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因为毕业生较多，而支持出版的经费和论文篇数有限；二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革和探索，学生的培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众多优秀的毕业论文中选出很少几篇，实在是难事。当然，每一个导师都认为自己的学生很优秀，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们相信外审专家和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各位专家能发扬“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优中选优，挑选出有代表性的论文。行将出版的第一批8篇论文正是专家们精挑细选的结果，也代表了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水平。

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文库的出版，不仅得到了广大博士研究生的热烈响应，也有赖于校内外专家的积极支持，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鼎力配合。这一工作将继续进行下去，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再努力。

青 宽

2015年5月18日

目 录

导 言	(1)
绪 论	(14)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14)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19)
第三节 主要前提性概念的阐明	(41)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论文架构	(69)
第一章 网络与民主政治	(75)
第一节 生活在一个网络世界	(75)
第二节 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现实	(77)
第三节 网络技术的政治向度	(92)
第四节 网络作用于政治的途径与方式	(101)
第五节 网络技术与民主政治的二重关系	(122)
第六节 民主技术的演进：从公民大会的辩论 到网络对话	(129)
第二章 网络民主：追求自由的解放性政治	(137)
第一节 网络民主概念的阐明	(137)
第二节 网络社会关系的变革：网络民主发生的 社会条件	(140)
第三节 超文本：网络民主的话语逻辑	(151)
第四节 网络空间的公共性发生	(167)
第五节 中间地带的民主兴起	(192)

第三章 政治权力对网络的控制	(203)
第一节 网络民主的困境	(203)
第二节 网络空间建构中的政治权力嵌入	(211)
第三节 世界各国对网络的控制	(220)
第四节 中国政府对网络的控制	(227)
第五节 网络控制中政治权力的错位	(239)
第四章 政治权力转型：权力理念变革与网络民主 发展	(245)
第一节 网络民主需要政治控制	(245)
第二节 权力转型：从传统权力到现代权力和 后现代权力	(254)
第三节 政治权力推进网络深度民主化	(270)
第五章 扩展性对话：政治权力与网络民主持续 螺旋	(281)
第一节 网络促进民主的道路	(281)
第二节 权力主体反思与扩展性对话的出场	(291)
第三节 从自我本位转向关系本位	(293)
第四节 交叉压力：关系理性中政治秩序的调整	(299)
第五节 政治权力与网络自由的相互建构	(306)
第六节 扩展性对话下生态性政治价值观的培育	(309)
结 语	(314)
参考文献	(318)
中文部分	(318)
英文部分	(336)
列表目录	(349)
插图目录	(350)
附录1 相关英文缩略语	(351)
附录2 中国互联网法律法规	(353)

导 言

在导言中，笔者简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本书研究了什么问题？问题的依据是什么？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得出什么结论？对现有研究有何推进？存在哪些不足和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导言的写作目的是，在全书的开头，把本书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以最简洁的方式清楚地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在最简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对本书有一个完整的把握。

—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网络控制与网络自由的张力关系，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网络行动者获取自由最大化与政治权力实施网络控制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网络民主新路？

本书研究问题的现实依据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导致自由和权力在网络空间的两极扩展，形成网络自由与权力的张力关系。

首先，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积极支持、推动本国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并鼓励大众接入互联网，希望凭借网络信息技术促进社会进一步现代化。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互联网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互联网打破了人类对自然物理的空间和时间的依赖和束缚，打开了以面对面互

动为基础的封闭社会关系网络。在网络空间中衍生出许多新颖的人类行为与互动，人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虚拟生存方式。人的虚拟生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突然间变得前所未有的直接和简单，人类社会正从纵向的分层社会发展出横向、扁平的网络结构的社会关系。从而政治生活的内容也在发生着改变。

其次，自由和权力在网络空间的两极扩展，形成网络自由与权力的张力关系。一方面，互联网是公民实践政治民主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民主力量的大小和政治民主化的程度是与政治信息流动状态直接相关的。公民自由和民主力量是难以从一个政治信息流动极度受限的社会中产生出来的。^① 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和无中心性的特点，使公民在网络空间成为信息的主体，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极大地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空间。网络行动者的自由民主精神比一般公民具有更强的自由民主精神。^② 公民使用互联网增强了其自治能力，对国家权力产生制约作用，也对政治关系造成了冲击。这主要表现为：削弱了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改变了权力再分配的规则，质疑了原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等等。网络空间的虚拟生存予以人们更多的自由民主机会，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并对国家权力形成强烈的挑战。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全力以市场的方式支持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并鼓励大众接入网络。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互联网使用的规模越来越大，互联网使用带来的问题将有可能成为挑战。

① W. Russell Neuman. *The Future of Mass Aud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6.

② Kevin A. Hill, and John E. Hughes.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Internet*.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88.

例如，如何应对网络社会因人的自由急剧放大而形成的复杂性状况？如何理解和驳斥西方对中国互联网角色研究的主流观点——自由与国家控制的对抗？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是政治权力加强控制的对象和主要工具。不断扩张的网络自由和不断壮大的民主力量，自然会与权力形成比前网络时代更为剧烈的遭遇，要求权力尽量不要干预这种来自不易的自由。而权力具有天然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征服欲望，力图将权力渗入网络空间并使之服从。网络空间的极端复杂性和重要性也驱使权力的控制渗透到网络社会的每个细胞，要求国家成为整个网络空间的中心控制者。于是，国家权力与网络自由形成普遍张力。权力愈是加强对网络自由的控制，就愈发引起网络行动者的抵抗；网络自由越是张扬，权力便更加强化其监控网络的决心。从而，权力对网络的控制与不断扩展的网络自由之间的张力关系成为互联网最重要的政治主题。

二

围绕这个主题，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展开积极地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的观点，也存在许多激烈的争议和较大的观念分歧。大部分的现有研究并不是直接分析权力与网络自由的张力关系问题，而是集中研究分析互联网与权力的关系，或互联网与自由民主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侧重于哪一方面的关系，都无法绕过权力与网络自由的关系这一主题，都隐含着或直接表现出对权力与网络自由之间关系的判断。

有的研究者强调网络自由的宝贵和极端重要性，反对权力对网络自由的干涉和对网络的控制。1995年，美国政治学者马

克·斯劳卡提出网络民主的概念。^① 1996年,格雷姆·布朗宁出版了《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一书,正式拉开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学者研究网络民主的序幕。在支持网络自由的观点中,一种观点从网络与代议制民主的关系来论证网络民主。其中,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和包容性,网络投票、网络选举可以使代议制民主复兴或改造代议制民主。^② 更为激进的主张是,互联网是代议制民主的终结者,网络将导致民主的巨变,形成强调直接参与的“强势民主”。^③ 另一种观点从网络促进政治参与和可以建立网络公共领域的角度来论证网络民主。^④ 他们主张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在网络上可以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理性和平等的公共领域。^⑤ 上述两种观点,无论哪一种都认为互联网使权力社会化,公民利用

① 参见马克·斯劳卡:《大冲击——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Cachy Brant. *Cyber democracy: Technology, Cities and Civic Network*. Londer: Routledge, 2001: 153 - 155; Thomas E. Cronin. *Direct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

③ 参见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Benjamin R. Barber.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Strong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1 (4): 573 - 589; Benjamin R.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④ Anne Kaun & Carina Guyard. "Divergent Views: Social Media Experts and Young Citizens on Politics 2.0." *Electronic Governance*. Vol. 4, No. 1/2, 2011. James Bohman. *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 Complexity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48.

⑤ 参见郭玉景、王欢:《网上公共领域》,《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敬海新:《网络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当代发育形态》,《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苟燕华、郑哲:《从“卖身救母”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东南传播》2007年第3期。

网络获得了制衡权力的能力和手段。^①

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权力利用互联网加强了其统治能力。他们认为,互联网是统治阶级的延伸部分,无法担当促进民主变革的作用;^②况且网民的非政治化倾向难以使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获得生长壮大的重要基础;^③网络在实行民主时,反而可能会出现技术专家在政治上的专权、无政治主义和群体极化现象。^④

① Christopher Kedzie. "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 Coincident revolutions and the emergent dictator's dilemma.", Available at: http://www.rand.org/pubs/rgs_dissertations/RGSD127/index.html. Accessed April 13, 2011.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周建国:《网络民主:民主政治的增长点和助推器》,《社会观察》2009年第12期。

② 参见 S. Kalathil, and T.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A. Mazrui, & R. Ostergar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computer age: 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 J. E. Allison (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G. Murdock, & P. Golding. "Dismantling the digital divide: Rethinking the dynamics of participation and exclusion." In: A. Calabrese & C. Sparks. (eds.)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D. Strienstra. "Gender, women's organizing, and the internet." In: J. E. Allison. (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③ D. Tewksbury, and S. Althaus.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readers of the paper and online versions of a national news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1999; D. A. Scheufele, & M. C. Nisbet. "Being a citizen online: New opportunities and dead end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2 (7); J. Dunn. *Democrac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5; 25-28.

④ 参见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周建国:《网络民主:民主政治的增长点和助推器》,《社会观察》,2009年第12期;邹静琴:《网络民主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双向影响分析——基于利普塞特合法性与有效关系理论框架的审视》,《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也有的研究者摆脱极化的思维方式，不再强调网络自由或是权力在两者张力关系中的重要性，而试图从辩证的角度解决两者的张力关系问题。虽然卡斯特对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对建构社会形态的作用极力推崇，但是对这个问题，卡斯特态度很谨慎，他认为研究网络的政治效果应当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的政治生活环境中，也就是说其政治效果取决于所处的政治生态：“如果政治体系包容于网络结构，那么互联网将会简单地成为发布信息并处理请求的公告牌。如果市民对政治生活有意见或发现自己处于反应迟钝的政治体系下，那么为寻求自治，在不直接以政治参与程序为目的的情况下，政治参与者会积极使用互联网。只有拥有自治身份、公民身份条件，在开放、共享的参与、正式的政治渠道中，互联网才能创新政治实践。”^① 芝加哥大学的凯斯·桑斯坦教授则努力要建立一个“网络共和国”，一个将 republic 与 .com 合二为一的网络共和国，来化解网络自由与权力的张力。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揭示了网络不仅存在许多技术陷阱，而且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造成了危机。桑斯坦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要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建立公共论坛；另一方面要依靠大众媒体和政府的规制；最为关键的是，网络空间必须具备崇高的精神意蕴，即网络社会的和谐自治最终取决于公民而非消费者的自觉行动。^②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揭示了关于网络民主与权力的紧张关系，并力图提出解决的方法。透过上述不同观点，

① 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7 页。

② 参见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可以发现其理论支持有两类：一是传统权力理论中强调权力的强制性。在网络世界中，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后果是把网络作为对社会压制的重要工具，忽视了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导致国家体制对社会活力的压制。另一类则站在主流的自由主义立场，认为利用互联网来启蒙与抵抗政治威权是首要的任务，在网络空间中自由民主与权力是二元对立的，网络可以通过自我组织达到自由民主的状态。这是一个网络乌托邦主义。这种观念吸引人，并且由于其宣称的普世的解放性价值，更加容易被人们接受。即便是桑斯坦从责任公民的自觉参与、大型传统媒体开放公共论坛以及政府适当规管网络三个方面来尝试解决问题，也摆脱不了自由主义的窠臼。

以上二者都有其存在的道理。任何媒介，包括互联网，都是权力作用的对象。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控制媒介的挑战也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主客二元论，自由主义不顾具体政治环境，简单的思想和行为逻辑以及呆板的二元对立，限制了我们对于当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自由民主与权力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在极端复杂的、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中，仅仅凭借自由为手段是不能满足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的，反而会造成社会分化和混乱。在网络空间盲目地张扬自由，其后果会对建设网络民主带来阻碍，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都会带来损害。同样，一味强调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压抑一支配性有违网络的结构特性，制约了网络社会的社会活力和网络民主的发挥。

我们应当超越国家对社会、自由对权力的二元对立，分析国家权力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网络空间的复杂建构和动态关系；超越对国家强制的条件反射式的人文主义激进的负面的批评，发展它在网络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功效。

三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互联网赋予人类的生存新的定义。”^①如今，正如尼葛洛庞帝所预测的那样，互联网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生活、生产、思维和思想无一不受到网络的影响，导致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存出现了网络化的趋势。网络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生存不是使人的生存本质变成虚无或纯主观的东西，而是人在人类整体的文化中的生存，这恰好表明迄今为止人的实践本性的最大真实化。同时，网络世界的虚拟生存不是取代人类现实存在，而是它的延伸和补充。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在社会上得以持续应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流载体和社会联系形式。人们开始借助网络来实现政治参与、政治表达和政治建设，“网络民主”这一提法也逐渐流行和得到研究者和人们的认可，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随着个体间网络信息技术的扩散，人们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行动，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通过网络这个无限的平台，政治参与者的规模及其联系得以急剧增长；网络产生着自由平等的人格，使政治参与者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平等化，为人民行使监督权提供了一个优质高效的平台；网络社会关系的变化造就了网络亚公共领域，促进了网络空间民主的兴起，互联网成为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广阔平台。

^①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14页。

同时，由于网络技术具有社会建构性，网络空间也成为一个人为的空间，是一个构型精致的、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人造建筑物。在网络空间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信息。因为，在网络空间中不可能动用军事力量和经济财力来直接控制监视对象，而是通过信息互动过程中的检查和管理来实现控制效果。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与其说互联网是一种自由的技术，还不如说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控制的技术。鲍德里亚从后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技术、符号体系的背景出发，认为权力又充分借鉴了科学、技术、媒体、符号的资源，进一步包装、美化、隐藏了自己。

我们如何化解网络自由与权力的张力关系，既可以实现网络行动者的自由，也可以使政治权力达到网络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目的？

首先，要进行权力转型和权力理念变革。第一，网络控制的权力转型，从传统硬权力和现代压抑一支配性权力转型为后现代的生态性权力。生态性权力主张主体间性的有机整体论，在网络空间中建立“关系”话语。生态性权力是一种权力存在的状态，拒绝将权力对象视为权力主体的持有物，使网络行动者真正实现政治参与。从表象上来看，生态性权力下出现的主体间性有机整体，关系话语以及公众政治参与扩大这三个现象似乎是权力控制网络空间能力弱化的迹象。恰恰相反，生态性权力可以更有力度地控制网络空间并同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网络自由。生态性权力的控制作用并不决定于政治权力来源，而是决定于权力在网络空间扩散过程中是被抵抗削弱还是增强放大。即便初始权力十分强大，也可以被各种抵抗和阻碍削弱甚至将其扼杀；虽然初始权力弱小，也可以在权力扩散的过程中增强放大成网络空间的控制力量。所以，权力对网络的控制实际上取决于网络行动者与权力之间是否构成主体间性的有机整体，是否建立一种关系话语以及公众政治参与。第二，政治权力要优先发展。政治权力对网络空间